

国学权威
最短时间
最快速度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最 / 低 / 限 / 度 / 的 / 中 / 国 / 文 / 化 / 阅 / 读 / 书 / 目

台湾·方武/著

Fang Wu

NINGZUWENHUAZAIJUEXING
MINGRUXUEAN

明儒学案

民 / 族 / 文 / 化 / 再 / 觉 / 醒

快读



思债负难还，生理蹇涩，未免起计较之心，徐觉计较之心起，则为学之志不能专一矣！于是太书“随分读书”于壁，以自警。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国学权威
最短时间
最快速度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最 / 低 / 限 / 度 / 的 / 中 / 国 / 文 / 化 / 阅 / 读 / 书 / 目

台湾·方武/著

Fang Wu

NINGZUWENHUAZAIJUEXING
MINGRUXUEAN

明儒学案

民 / 族 / 文 / 化 / 再 / 觉 / 醒

快读



思嫌负难还，生理蹇涩，未免起计较之心，徐觉计较之心起，则为学之志不能专一矣！于是大书“随分读书”于壁，以自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儒学案快读：民族文化再觉醒 / 方武编撰，-2 版。
— 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3.12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ISBN 7-80564-873-5

I . 明… II . 方… III .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
— 明代②明儒学案－译文 IV . B24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0798 号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明儒学案快读——民族文化再觉醒

编撰者：方 武

主 编：符国栋

副主编：周小华 高 丰

责任编辑：何晓玲 卫淑霞 杨伟祯

执行编校：丛 超 周小华 周 磊

※

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

2005 年 1 月新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600

字数：1.2 千万 印数：0001 — 2000

书号：ISBN 7-80564-873-5/K · 27

全套定价(60 册)：1500.00(元)

总序

一个中国古典知识
大众化的构想



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大概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圣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贵族屈原的忧患独叹，樵夫惠能的顿悟众生；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村里讲谈的平话、小说……等等种种，随时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乡土芬芳，以及它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对社会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相互辉耀，缤纷灿烂地造成了中国——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

可是，生为这一个文化传承者的现代中国人，对于



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胸怀天下的文明，这样一个塑造了我们、呵护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母体，可有多少认识？多少理解？又有多少接触的机会、把握的可能呢？

一般社会大众暂且不提，就是我们的莘莘学子、读书人，受了十几年的现代教育以后，究竟读过几部历代的经典古籍？了解几许先人的经验智慧？当年林语堂先生就曾感叹过，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连“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都未曾见过”，遑论其他？

特别是近年来，电视、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西方一位著名学者雷文孙所说的当代世界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固然说明了这一现象，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我们的神性尚未扎稳，就已目迷五色地跌入了传播学者所批评的“优势文化”的辐射圈内，失去了自我的特质与创造的能力。

何况，近代的中国还面对了内外双重的文化焦虑。自内在而言，白话文学运动固然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觉悟到社会群体的知识参与力，却相对地减损了我们对中国古典知识的传承力；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了。自外在而言，五四以来的西化怒潮，不断开展了对西方经验的学习，对传统意识的批判，意兴风发地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与世界精神，为我们的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础；它也同时疾风迅雨般地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削弱了我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根



源，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

几十年前，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在一份报告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经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而达至；中国的教育也理当如此，才能真实发挥它的民族性与创造性。

事实上，现代的学术研究，也纷纷肯定了相似的论点。文化人类学所剖示的，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殊异性与持续性；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一个文化的强大背景与典范人物，常常是新一代创造者的“支援意识”的能源；而李约瑟更直截了当地说，除了科技以外，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没有普遍性的。在这里，当我们回溯了现代中国的种种内在、外在与现实的条件之余，中国文化风格的深透再造，中国古典知识的普遍传承，更成了炎黄子孙无可推卸的天职了。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辑印行，就是这样一份反省与辨认的开展。

在中国传延千古的史实里，我们也都看到，每当一次改朝换代或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余，都有许多沉潜会通的有心人站出来，颠沛造次，心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孔子的汇编古籍、有教无类；刘向的校理众书、编目提要；郑玄的博古知今、遍注群经；以至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熹的《四书集注》，王心斋的深人民众、乐学教育……他们或以个人的力量，或由政府的推动，分别为中国文化做了修旧起废、变通传承的伟大事业。



辛亥革命以来，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商务印书馆更曾经编撰印行了相当数量、不同种类的古书今释语译。遗憾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以及若干出版物的偏于学术界或知识分子的需要；这一切，都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

当我们着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感动于前人的努力，一方面也考虑了当前的需求，从过去疏漏了的若干问题开始，提出了我们这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与做法。

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中国的古典知识，应该而且必须由全民所共享。它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也不是少数学人的独宠，我们希望它能进入到大众的生活里去，也希望大众都能参与到这一文化传承的事业中来；何况，这些历代相传的经典，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那么大的生活意义——说得更彻底些，这类经典，大部分还是平民大众自身的创造与表现。大家怎么能眼睁睁地放弃了这一古典宝藏的主权呢？

为此，我们邀请的每一位编撰人，除了文笔的生动流畅外，同时希望他能拥有古典的与现代的知识的专家、学者，对当前现实有一适当的理解与同情。在这个基础上，历代经典的重新编撰，方始具备了活泼明白、深入浅出、趣味化、生活化的蕴义。

也是为此，我们出版这套书，除了面向多层次的读者外，还考虑到青少年读者。毕竟，这是一种文化扎根



的事业，扎根当然是愈早愈好。在最有吸收力、阅读力的年岁，在最能培养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时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就能与这些清澈的智慧、广博的经验为友，接触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创造，而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才不会是一句口号。

这也意味了我们对编撰人写作态度的期盼，以及我们对社会群体的邀请。但愿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中国的知识、中国的创作，能够回流反哺，回到每一个中国家庭里，使每一位具有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华子民，都能喜爱它、阅读它。

我们深深明白中国文化的丰美，它的包容与广大。每一时代，每一情境，都有不同的创作与反省；它们或惊或叹、或悲或喜，或温柔敦厚、或鹏飞万里，虽然形式多端、诉求有异，却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完美与贡献。这也就确定了我们的选书原则：尽可能的多样化与典范化。像《四库全书》对佛典道藏的排斥，像历代经籍对戏曲小说的贬抑，甚至多数人都忽略了的中国的科技知识、经济探讨、敦煌遗墨，都是我们所不愿也不宜偏漏的。

就这样，我们在时代意义的需求、历史价值的肯定、多样内容的考量下，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的古籍旧藏里，归纳综合，选择了目前呈现在诸位面前的五十八部经典。这是我们开发中国古典知识能源的第一步，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继续跨出第二步、第三步……

我们所以采用“经典”二字为这六十部书的结集定名，一方面是——《说文解字》所释的，“经”是一种



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广韵》所说的，“典”是一种法，一种规则。它们的交织运作，正可以系统地演绎了中国文化的风格面貌，给出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生活的秩序，情感的条理。另一方面——也是采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说法：它们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一些书。我们相信，中国文化的恢宏壮丽，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

与这个信念相表里，我们在这六十部经典的编印上，不作分类也不予编号。这套经典对我们是一体同尊的，改写以后也大都同样亲切可读，我们企冀于提供的，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知识。无论古代中国七略四部的编目，或现代西方科技分类的正名，都易扭曲了它们的形象，阻碍了可能的欣赏，这就大大违反我们出版这套书的宗旨了。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却分别为旧典赋予了新的书名，用现代的语言烘托原书的精神，增进读者对它的亲和力；当然，这也意味了它是一种新的解释，是我们以现代的编撰形式和生活现实来再认的古典。

也是在这种种实质的、阅读的要求下，我们不得不对原书有所去取，有所融汇与变通。譬如，原典最大的《资治通鉴》，将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本身就是一个雄伟的书中帝国，一般大众实难轻易地一窥堂奥。新版的《帝王的镜子》做了提玄勾要的梳理，形式也类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写，虽然字数浓缩了，却在不失原典题旨的照顾下，提供了一份非专业的认知。其他的部分经典，也有类似的写法。



这方面，欧美出版界倒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例子。远的不谈，就以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来说，前六册出版了未及十年，桑马威尔就为它作了浓缩至六分之一的大众节本，畅销一时，并曾获得汤氏本人的大大赞赏。我们的作法虽不必尽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

再如，原书最少的老子《道德经》，这部被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短短五千言，我们却相对地扩充、阐释，完成了十来万字的《生命的大智慧》。又如《左传》、《史记》、《战国策》等书，原有若干重叠的记述，经过编撰人的相互研讨，各有删节，避免了雷同繁复。……由于历代经典的缤纷多彩，体裁富丽，笔路万殊，各编撰人曾有过集体的讨论，也有过个别的协调，分别作成了若干不同的体例原则，交互运用，以便既能充分发挥原典精神，又能照顾现实需要，为广大读者打出一把把迈入经典大门的钥匙。

无论如何，重新编写后的这套书，毕竟仍是每一位编撰者的心血结晶、知识成果。我们明白，经典的解释原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在重新编写的过程里，每一位编撰者的参酌采用，个人发挥，我们都寄寓了最高的尊重。

这套书，分别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华，不只是强调原典的不可或缺，更在于牵引有心的读者，循序渐进，自浅而深。但愿我们的读者，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余，更能一层层走向原典，去作更高深的研究，缔造更丰富的成果；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是的，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

也许，若干年后，今天这套书的读者里，也有人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弦歌不辍，永世长青地开启着、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

历史在期待。

主 编 认

致▶读者书。

亲爱的朋友们：

人的生命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生命，一种是再造的生命。

自然的生命就是每个人天生都具有的天真、灵感、热情与追求的热忱，这些生命中所具有的理想性质，在人年轻时，它通常都是向外在世界在追逐着的！然而这种外向追逐的自然生命会慢慢消失，大约在人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会发觉这一切外向的追求，最后都不能满足人生命内在那种空虚的孤寂感，于是有一天终于下决心舍弃了这一切外在现实的知识与欲求的追逐，而彻底返回到自身内在生命之广大领域中来，重新立在人性之基础上，做一全面之反省与规划！这就是人之再造生命的开始，孔子说它是“三十而立”！



历史上的伟大心灵都曾经通过了这些过程，明代儒家学者中的各位人物，不论他们之实际遭遇如何，但是他们都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曾经在这条人迹稀少的路途上迈着步伐，默默地走过。

我们所活着的时代与环境，是一种人类空前复杂的社会，人之心灵与生命所受之干扰与撞击是极为沉重的，生命之种种可能，被限制在极狭小与软弱的圈子里面！或许此书中所介绍的人物，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想法，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与格格不入的，但他们至少提供给我们多一种人类生活与追求的典型，或者，将因此而为我们真正第一次揭开了广大生命帐幕之一角，而看到了一种新生命之可能，从而改变了我们之一生！

本书全部文稿承蒙台北市启智协进会附设阳明养护中心李淑惠老师费心誊写及双溪启智中心李宝珍老师之校阅，她们平时为了教导低智能儿童付出了极大的爱心与辛劳，特别在此向她们致最高的敬意与谢忱！

← 目录

总序 /1

致读者书 /1

第一章 崇仁学案 /1

吴与弼 /1

胡居仁 /7

娄 谅 /11

第二章 白沙学案 /13

陈献章 /13

第三章 河东学案 /19

薛瑄 /19

第四章 诸儒学案 /27

曹 端 /27

方孝儒 /32

第五章 城江学案 /37



王守仁 / 37

第六章 浙中字案 / 67

徐 爱 / 67

钱 德 洪 / 71

王 畏 / 80

第七章 泰州字案 / 99

王 艮 / 99

附录一、樵夫朱恕 / 110

附录二、陶匠韩贞 / 111

罗汝芳 / 112

第八章 甘泉字案 / 132

湛若水 / 132

第九章 东林字案 / 138

顾宪成 / 138

高攀龙 / 150

第十章 翼山字案 / 170

刘宗周 / 170

附 录 / 193



第一章、崇仁学案

吴与弼

明代儒家学术的开端人物，首先当提到的是吴与弼。

中国儒家学说的起始与传承，可以称得上源远而流长，自从先秦时代的孔子、孟子以来，经历了汉、唐、宋、元数个朝代千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其中尤其是到了宋朝，更是出了不少杰出的人物，像周敦颐、程颢和程颐兄弟、朱熹，以及陆象山等人，都是当时的大儒，深受当时一般学者的敬重。这样使得儒家学说的传承，不但没有因为长期的流传演变而丧失了活泼的朝气，反而更注入了新血，开创出一个新



兴的局面。

可惜的是这一个中国文化发扬开展的生机，因为宋朝被元朝所灭亡而活生生地被斩断了。元朝是当时北方民族蒙古人在中国汉人的土地上所建立的朝代，由于他们本身文化程度低落的原故，对于学术思想的提倡与人才的培养都不怎么重视，因此经过他们长达百年的统治之后，学术思想就像被一场大雪风霜给封盖了一般，人才都逐渐地凋零了。一直要到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出来，赶走了蒙古人，重新恢复了汉人的江山之后，儒家学说才又开始像初生的小草从冰雪覆盖的大地中，悄悄地萌芽抽长渐渐地抬头。而在此大病初愈的时期，第一位复出而又卓然有成的儒家代表人物，就是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吴与弼。

吴与弼字子溥，别号康斋，抚州崇仁人（今江西省崇仁县，本章的篇名“崇仁学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得名的）。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一千三百九十一年的时候，吴与弼先生诞生了。从小他就像貌不凡，颇有气度；十九岁那年，他到京城里去探望在朝中做官的父亲，同时跟着父亲的同事杨文定先生求学。

从杨先生那里得到一本名叫《伊洛渊源录》的书①，一读之下大为感动，明白圣人虽然了不起，但只要自己肯努力学习，奋发上进，终有同样的一天。于是立志要追求圣人的大道，从此也不再打算求功名、做大官了，抛开一切琐事，一个人独居在一间小阁楼上，每天就与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书》、《易》、《礼记》、《春秋》）和前代大儒的著作为伴，仔细研读并加以深刻反省，就这样足不出户地渡过了两年的光阴，本来偏于刚忿的